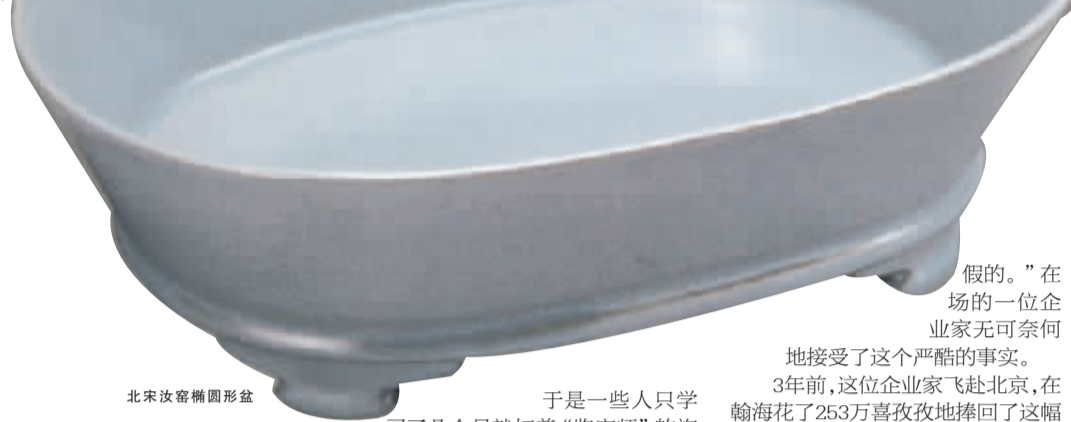


谁来鉴定“鉴定专家”?



北宋汝窑椭圆形盆

特约撰稿人 刘超

鉴定是周密的研究和详细的考证后的一种结论,对此,鉴定有二种含义的解释:一是对人的优缺点的鉴别和评定;二是判别并确定事物的真伪。由此可见,鉴定者责任重大,万万不可疏忽大意。然而,时至今日,有识之士开始对文物收藏界的鉴定师队伍发出:“谁来鉴定‘鉴定专家’”的质疑。有些不负责任的“鉴定专家”在某些鉴定条件不容许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见”定的情况。他们看苗头说话,看情况说话,看势力说话,看脸色说话,就是不看藏品说话。因此,收藏界的正义者,面对“鉴定专家”的黑箱操作和堕落感到无奈和痛恨。

推销赝品的“鉴定专家”

日前,一个收藏爱好者接到了一个北京人的电话,要他去北京人住宿的招待所去看货。由于之前已熟识而且那位北京人在收藏界也小有名气,到处以鉴定师自居。到人家家里,就喜欢看藏品,然后马上发表结论:这只对的,那只有问题;这只年代早了点,那只年代晚了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那么,实际情况呢?他能讲对的地方并非很多。

该收藏爱好者应邀前往并被推荐花2000元买了一只清代的漆雕山水人物印泥盒。结果,买回来之后,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此盒有问题,尽管盒子上面的刻工相当精美,里面还有一韵红印泥。于是,该收藏爱好者拿着这只印泥盒子给几个收藏界的朋友一起鉴赏,结果是真正的行家一看就能发现这整个印泥盒是现代压制品,上面的雕工是仿制后做旧的。不过做的还不赖,能蒙人。如此一来,那位来自京城的“鉴定师”的光环一下子退化了,谁还会相信他呢?这里含有二个问题:一是他本来就不会鉴定,二是通过“鉴定”,为自己赚钱。

识破假“鉴定师”得靠自己

目前,上海古玩字画收藏日益兴盛,其队伍正在急剧扩大,至少近50万人热衷于收藏。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精于此道,因此他们都希望有权威的古玩字画方面的“鉴定机构”或“鉴定师”来为他们“一锤定音”。然而,目前很少有面向社会的专业鉴定机构和鉴定师,

于是一些人只学习了几个月就打着“鉴定师”的旗号,以“鉴定家”自居,欺骗客户,从中牟取暴利。过去人们手持宝物为得到可靠鉴定而发愁,现在是“鉴定师”多如牛毛并泛滥成灾,但人们得不到准确鉴定的问题仍然大量存在着。有人说,鉴定已经沦为某些“鉴定师”敛财的工具。识破鉴定中的骗局目前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因此,出现了人们在怀疑所购文物真伪的同时,也对文物进行鉴定的“鉴定师”的真伪持有怀疑。

有一位年轻商人,文化底蕴较好,又喜欢字画,因前几年“下海”做生意赚了点钱,就经常跑书画市场用高价买些名人字画,自己赏玩收藏,碰上知己,也送人共赏。几个回合下来,购画款已耗资数十万元。然而,行家们看了,竟不知道他究竟买了些什么。不久前,这位商人兴冲冲地来到一朋友家,告诉他自已花了10多万买了一幅吴湖帆的青绿山水画,待打开一看,那位朋友不禁失声大呼:“假的,百分之百假的!”商人不信,说这是经过专家鉴定的,并拿出盖着钢印的收藏鉴定书为证。那位朋友拿出《吴湖帆画集》告诉他,你买的这幅画临仿的是《庐山五老峰》,画面虽同,气韵、笔墨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说:“例如这些松针,画得松散呆板,哪是吴湖帆的大手笔!足可见这个作假的人顶多只学过三年画。”

过了几天,商人又拿来一幅晚清名家任预(立凡)的山水和一幅翁同和对联。任预的画倒是旧物,但笔墨了无生气,一看便知是当时的赝品;而翁同和对联,则是石印的复制品,根本不是原作。商人听说之后,发誓以后再也不当“冤大头”了。

中国自古就有无比精良的假画业,本不足为奇。但是,过去造假还讲究点水平,且明确说明,哪些是赝品,哪些是仿制品。有些造假高手,往往能做到以假乱真,甚至叫上了当还不得不佩服。张大千造的石涛假画,就曾骗过鉴定大师庞虚斋。而现代人造假,连点起码的良心都不讲,有的人连基本技法都未掌握,就敢冒充名家赚大钱。还有的昧着良心作伪证,把明明白白的赝品定为“真迹”,甚至写上一段题跋,吹捧一番:“此乃某某精心之作”。这就比造假者更为堕落了。当今书画市场赝品泛滥,不能不说与有一批堕落的“鉴定专家”和造假者狼狈为奸不无关系。

谁来规范鉴定师队伍

2008年5月11日,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家里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一幅名为《池塘》的画说:“假的,这张画是

假的。”在场的一位企业家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严酷的事实。3年前,这位企业家飞赴北京,在翰海花了253万喜孜孜地捧回了这幅《池塘》画。半年后,有一家拍卖行找到了这位企业家,动员她把《池塘》拿去拍卖,但拍卖行在对画进行鉴定时发现此画有问题,对此,专门收藏吴冠中画的收藏家郭瑞腾评价说:“《池塘》是伪作,有许多漏洞,如年份、地点、风格、题材、题字、尺寸、材质,但最大的漏洞是画的质量,是一

张难看的画。如果排除投机,捡漏的心态,有眼力的收藏家是能辨出真假的。”

由此可见,此画问题出在“鉴定”上,我们且不论是谁鉴定的?鉴定的水平如何?单就“鉴定”这两个字来说,责任重大!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就在鉴定专家一句话上。

如今的古玩市场上,收藏爱好者如过江之鲫,但所谓的“鉴定师”也是多如牛毛。笔者曾遇到一个喜欢收藏的杂志社主编,他说自己爱好收藏十几年,家有藏品数千件,笔者曾经领略过此公丰富的藏品,实在是不敢恭维啊!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半瓶醋不到的收藏爱好者,手里也拿出一本“鉴定师”的证书给我看,得意洋洋地说:“我也是鉴定师了”。呜呼哀哉,如此“鉴定师”只能说是徒有虚名,甚至是误人子弟。

确实,现实生活中很多所谓的“鉴定证书”毫无法律效应,它们只

是一些所谓的“鉴定专家”利欲熏心的产物。有些人三五成群地打着“著名专家”和“高级研究员”的旗号四处帮人鉴定,名为鉴定,实为行骗。只要你肯掏钱,无论藏品的真伪都可以出具鉴定证书。这样的行为不仅使许多藏友蒙受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更亵渎了收藏这块高雅的文化圣地。

造假卖假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但却无法纪法规来规范,所以,我们在痛恨的同时只能无奈。对此,著名画家、全国政协常委吴冠中说:“国外大的画廊和拍卖行,如果遇到假画,一个月内可以退画,政府执法部门对假画的来源会法律加入,如果发现画廊和拍卖行造假,除了坐牢等法律责任,还会把它罚得倾家荡产,为什么我们打假画这么难呢?”

谁来相信鉴定师?谁来规范鉴定师队伍?谁来打造古玩和拍卖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 辨真伪

名家“特型画作”之“写生习作类”成品造假法辨识

黄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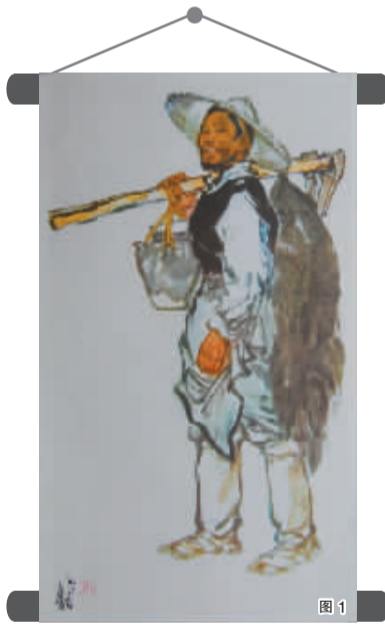


图1



图2

人拍于南方的几家拍卖行,笔者曾亲眼看到它被人竞拍去。虽然图1和图2表面上初看较相似,但还是可以感觉图2在艺术性与笔墨生动自然“度”上与图1存在不少差距。如图2画中的笔墨相对僵滞而生硬,明显地具有“模”与“仿”的“亦步亦趋”迹象,画的总体韵致不如图1来的柔和完美。不过,上述这些内容需要用专业的眼光才能慢慢“品”察出来。以笔者个人经验认为,名家“写生习作类”仿作的造假,各种方式皆可入“画”。像“绝对克隆”、“相对克隆”、“仿制”和“臆造”的成品我在市面上都见到过不少,只是类似于图2这样的“绝对克隆”疑似成品还是相对最多。

要胜任于辨识“写生习作类”的赝品,建议从以下三处入手:首先是看当局作品的总体笔墨与笔墨局部以及造型状态的艺术性和自然度如何,要是某成品笔势的运行与点线搭配欠深刻、妥贴与生动,即意味着画者的艺功不到家,成品就不可能是真迹;其次是要花点时间去专门了解当局名家该类型作品的基本面貌及存世与流通量情况,因每一位名家的艺术创作习惯与教学“状态”各不相同,只有“见”得多,才能使判断的把握增大;最后对有款识(此类真迹与伪作有不少是没有款识的)的待定作品要细看其题识,若是名家亲笔,即使只随意书写几个小字也一定是自如而得体,与画的笔线能相互印证,唯伪作的题识才显得拘谨而别扭,这只要再多看一眼图2便能明了。

还有一个问题系做此种伪的“诱因”之一:凡是名家生平为数不多的另类型作品,就会有某些收藏家专门冲着其稀有性而去购藏,社会上毕竟有不少收藏人较认同于“物以稀为贵”的说法或说“收藏原则”;但可能性较大的是他们以往根本就从未(或较少)见过真实的所“爱好”之物,眼中毫无标准,纯朴是受一种强烈的“猎奇”与期待心理驱使,极易听信那些造、售假者为兜售成品而编造的“动听”故事(此类伪作的贩卖一般都会“配套”有看似符合情理的“段子”),其结果当然是上当受骗。

30多年前,笔者本人在学画初期,就阅读过海派人物画家方增先撰写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一书,笔者对书中所撰述内容与插图至今都记忆犹新。图1便是方增先在该著作中配合行文而登载的一件人物画“写生习作类”作品,图2则是疑为“绝对克隆”物,它近几年先后数次